

瞿旋/著

侦察连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侦察连

国家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瞿旋 / 著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侦察连 / 瞿旋.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6.9

ISBN 7-5354-3247-6/I·1059

I. 侦...

II. 瞿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7458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

主 编: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 安波舜

封面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**湖北长江出版集团**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027-87679301

027-87679300

印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北京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9.5 字数: 35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编者荐言：

山东人万岁

史波舜

在我阅读本书之前，印象中的祖籍山东，是一个朦胧的伴随着童年压抑的地方。父辈的耿直火爆参合着孔孟之道的偏执，常常把家族的房顶吵得瑟瑟发抖，母亲和婶婶们则小心翼翼地搂紧我们的肩膀，生怕男人们口中蹦出的“仁义”、“德性”、“孝顺”和“实诚”的反义词，像拍桌震起的茶水，溅到自己的身上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及至年长，才知道山东是孔孟之乡，出过大军事家、谋略家如孙臆、姜子牙、诸葛亮，既有脾气爆烈的水浒一百单八将、最早的抗日英雄戚继光，也有婉约唯美如李清照、孔尚任、蒲松龄，崇尚君子威武不屈成为山东人文化性格和古朴民风两个重要侧面。如果给中华文化画一张名片，非源远流长的山东莫属。有意思的是，我的父辈是地道的农民，虽然后来他们参加了革命，但属于知识分子的孔孟语言，却是他们童年乡村最普遍的伦理俗语，直到今天。

及至看了瞿旋所著《侦察连》才知道，原来山东的骄傲不仅是祖上。抗战初期，国共两党的势力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的时候，山东的农民就揭竿而起，他们以乡镇为据点，在宗室和乡绅的领导下，用土枪土炮和日军展开殊死的搏斗，几千、几百人的村镇从老人和儿童无一幸免，被日军涂炭。这样的事例几乎是遍布山东的每一个地区。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振臂一呼的时候，山东的农民放下锄头，踊跃参战，几千人的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的主力部队，50万的民兵，消灭的敌伪兵力占全国的四分之一，占我党武装力量消灭敌伪兵力的二分之一。根据地的人口从无到有，发展到2400万，占全国的四分之一。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山东已经是为共和国贡献了100多万的军队，1100万次的支前民工。对此，毛泽东同志曾给予深情而又客观的评价。

我们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其他地区出现大批汉奸，而山东的农民却能够

同仇敌忾？为什么在大敌当前，许多人变通、圆通，为自己的逃避甚至苟且偷生寻找文化、历史、法理依据的时候，山东人却能够刚直不阿，一根筋地跟着共产党保家卫国？《侦察连》或许给出部分的答案。小说以山东兵团的成长为背景，以一群憨厚朴实的农民兄弟扔下锄头，毅然参加八路侦察兵并迅速成为主力部队的经历，最大程度地还原三四十年来齐鲁大地宗族、土地、礼教和朴素信仰的文化生态。有意选取上崖村许氏家族为故事点，在战争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，该村的家族成员和氏族群落激发出的大义凛然和忠勇苍天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进而，小说又缩微到许氏家族的后生许传领的个案。从战战兢兢到血性勃发，从笨手笨脚到杀敌如麻，练就一身神出鬼没的本领，在乡亲们身上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潜伏在他们血液里的侠肝义胆和忠勇剽悍，一经呼唤和激活，就会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社会公义的道路上爆发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山东人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的原因。不能不说，文化的积淀是重要的因素。说到底，存在决定文化，文化决定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当然，山东也有逃兵，比如逃跑将军韩复榘。不过，他是河北霸县人。

古语说，温故而知新。当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，建构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代强音。本书成稿期间，公安部门权威人士透露，在沿海发达城市中，山东在经济上名列前茅，犯罪率却是最低。与其他发达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山东的女子无论是贫穷地区还是富裕地区，从事卖淫的最少，也鲜有向其他地区输出。前者我不清楚，后者我有感觉。老家日照偶有出墙者，一旦被邻里发现，即携家带口远走他乡，不然，“没脸活下去”。儿时，常有当街披头散发的妇人哭喊“没脸了，不能活了”。当街哭诉，是做母亲的公示邻里宗亲，用自己的脸面换取原谅、惩戒儿女亲人的意思。哭声不大或者时间不长，得不到邻里的原谅，做母亲的还要做势撞墙，直到邻里宗亲劝解。知耻，知荣，死不当汉奸，穷不卖身体，用生命维护人的荣誉和尊严，不能不说这是山东人文化的胜利，是传统道德伦理的胜利。

由此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文化的传承、伦理的因袭、道德的自律，是长辈对晚辈、干部对群众、母亲对女儿、强者对弱者的“实践理性”的感知影响，是榜样的力量逐渐加深的“自我道德立法”。这是任何书本理论和宣传口号都无法代替的。因而，挖掘再现传统文化伦理的活体生态模板，建构和谐社会的道德行为模式，应该成为文学艺术的使命和责任。

《侦察连》仅仅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，期待有更多的和谐生态小说问世。

上部

第一章

1

山东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一营侦察班的正、副班长董家莆和宋加强，是两个艺高胆大的家伙，干什么干得邪乎。刚当侦察兵没几天呢，对于侦察，只大约知道是探消息、瞅动静、看个地形什么的，就以为什么都明白了，接到罗营长要他们到马梁子据点侦察的命令，二话不说就上了路。

他们戴了顶破了个洞的苇笠，露出一撮直棱棱的头发，穿一件露膀子的白短褂，敞着怀，下穿一条黑色的刚过膝的大裆裤子，推一辆轱辘马，扮做收花生米的，一竿子就插到了马梁子附近。不过，他们在周遭几个村转悠了一下，除在沟坡村打听到常有鬼子和二鬼子出去催粮催草从这里走以外，真还没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

他们有些遗憾，照他俩的理解，营长叫他们出来侦察有没有打鬼子的机会，是不是可以揍草打兔子，顺便宰他娘的几个。可看来这机会也不是现成的。无精打采往回返时，已是偏晌的时候了。走出几里远，潜入沟坡村东南角一块树木遮天的坟地，想歇息一下，顺便想再等等看看，那些催粮草的鬼子今儿从这里过不。

这片林地以松、柏为主，中间夹杂着柞、榆、柳、槐等树木，长得很密，枝枝杈杈在上空遮成了一个绿盖子，坟地里几乎不见阳光，偶有微风吹来，草丛起伏，树叶簌簌作响。在这热辣辣的天气里，难得有这么一处阴凉地儿。他们在一座坟前的草窝里坐下来，解开褡裢，拿出带来的地瓜面煎饼、咸萝卜条，卷巴卷巴吃起来。吃完后，打开水葫芦灌了几口水，就躺下来，听着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的蝉鸣，舒服地眯起了眼。

刚眯下眼不久，从北边的小路上来了两个光头小子，大的十五六岁，小的十二三岁。大的手里拎着一把弹弓，小的甩着手跟屁虫似的跟在后边。他们都穿着破夹衣，一根草绳子揽在腰间，一边捡着石子，一边抹着鼻涕，走进了林子。

俩小子只顾搜看树上的鸟了，没看见躺在坟后的两个人。

凭着一股灵敏劲儿，俩小子踏进林子的刹那，董家莆和宋加强就醒了。掏出枪，两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目标。不过看清来者后，就把枪收

了起来，眯着眼看着他们。

俩小子仰着头，四处撒觅，董家莆和宋加强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儿，只见那大小子一抬手，一粒石子儿嗖地飞上了树枝，紧接着，一只鸟儿被击中了。不过没落下来，叫树上的一个枝杈儿夹住了。

那大小子二话没说，抱住树身就要向上爬。可就在这当儿，令人心惊的一幕发生了：在树下的草丛中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条蛇。董家莆和宋加强都认识这种蛇，差一点儿叫出声儿来。

这蛇叫“草梢子”，是当地少有的毒蛇中的一种。身子短、细，比筷子长不了多少，身披绿色花纹，经常窝在草丛里，不细端详，根本看得出来。它有很厉害的一手儿，能在草尖上游走，身子分开草梢，滑爽地游出一个个“S”，眨眼间就会游出一大截儿。故名“草梢子”。甭看它细、短，毒性可了不得，人被它咬上，不到半天工夫，保准浑身肿胀，血凝得像紫泥块子，还有个活？

眼下那小子显然惊动了那蛇，从草尖上蹿游起来，在离那小子不到一步远的地方，仰起上半截身子，细如针尖的蛇芯子飞快地吐缩着，细圆的、灰白色的小眼睛鼓突着，上面网着一层模糊的釉质花纹，透着冷漠可怕、深不可测的意味。

空气一下被搅干了，现场的人谁也不敢动，生怕再次惊动那蛇，对那小子发起猝不及防的进攻。

那小子显然也看见了那蛇，不过他很老练地稳住身子不动了，眯着眼，鼓突着嘴，和那蛇静静地对峙起来。刹那间，谁也没看清那小子是怎么动作的，只见他胳膊在空中闪了一道虚影，一下拽住了蛇尾巴，手腕一抖，蛇身就垂下去了。但蛇不甘心，上半身一挺挺的，箭头似的脑袋一昂昂的，火苗儿似的蛇芯子一灼灼的，想把身子扳过来，攻击那小子。那小子压根儿没当回事儿，左手拇指、食指环住蛇身子，上下捋动了几下，蛇全身的骨节就零散了，成了一截瘫软的草绳子。那小子把蛇悠了几圈，“啾——”地吹声口哨，将蛇“刷”地悠向空中，飞得不见影儿了。

接着，那小子就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似的，贴着树身向上爬，腕节屈张伸缩，四肢躯干一抱一蹬一拱一贴，身子形成一条流畅流动的曲线，像一头豹子，眨眼就爬了上去。在离小鸟还有一截距离的地方，有一根树枝横在他的头顶，他手抓树枝，一个滚翻翻上去，顺手摘下小鸟，扔了下来。

这小子真真把董家莆的心挑动了一下。就说打弹弓吧，好像根本没瞄准，头一偏，左胳膊一举，右手一拉，就有了。关键是在打弹弓、抓蛇的几个刹那，他眼里闪出的东西，像磨亮的刀锋在日头底下闪了一下，冷冷的，锐锐的，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称的冷酷和镇静。

董家莆小时候也是个爱玩弹弓的主儿，可比起这小子，他觉得功夫还差一截子。

鸟儿就落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，他起身过去捡起来，递给那小子，

说：“小伙计，叫什么？”

这时那小子才看见了面前的两个汉子，有些出乎意料，斜楞一眼，没说话。

董家莆说：“乐意当兵不？打鬼子，有白面吃。”

他本来只是半真半假地问了一句，谁知道那小子张口就说：“中！”

董家莆一怔，说：“还当真了？你不怕鬼子？”

他说：“怕啥？那些屌操的也是一块肉。”

董家莆和宋加强对视了一下，反倒有些犹豫。看他年龄，毕竟还嫌小。

那小子眉毛皱起来了，问：“咋啦？说话不当话？拉了屎还要坐回去？”

宋加强笑了，拍拍少年的头：“小子有种啊！”他对董家莆说：“俺看中！带上他吧！”

董家莆说：“谁说不带了？”

那小子对像是他弟弟的少年说：“你回吧，和娘说一声。”

弟弟说：“娘不乐意呢？”

那小子说：“反正俺要走。你回吧，俺把这把弹弓给你。”

弟弟说：“真的？”

那小子把弹弓递给弟弟，说：“哄人是鳖羔子。”

弟弟高兴地接过弹弓走了。

路上，董家莆问：“该说你的名了吧。”

那小子一抽鼻涕：“俺叫许传领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。”

2

董家莆确实看好了这个家伙，觉得天生是块当兵的好料儿，这样的料儿可遇不可求。

对许传领这小子来说，当八路也不是没由头的。

他家就在附近的上崖村，在这一块，这小子胆大是出名的，人家都叫他“愣头青”。早就有传说村北的坟地里闹鬼，可和小伙伴们捉迷藏，他专往那里藏，谁也找不到他。一次他一个人猫在一个坟窝子里睡着了。睡着睡着，看见一个小伙计找过来了，伸手要抓他。他起身就跑，小伙计一个劲儿追。渐渐地小伙计变成了一个虚影子，像粘在自个儿脚后跟上似的，怎么也甩不掉，并且不知什么时候跳到了他前面。他有些愕然，因为这影子的脸光光的，看不清眼眉，像一个肉饼子，脸皮后边还传出“嘿嘿”的笑声。娘的，这到底是哪个小子？影子拽住了他，硬要向一个地儿

拖，他恼了，反倒反身一把搂住了影子，死死地搂着，想：还翻腾你了！想拖俺走？没门儿！

第二天天亮，他还在睡呢，家人和邻居在坟地里找到了他。看到他的样子，人们“哇”地惊叫一声，连退了好几步。他这才被惊醒了。家人指指他的怀里，话也说不清，“你——你——”

他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自己怀里搂上了一个白森森的死人头壳子。他没当回事儿，扭着头壳子的眼窝儿，一下扔出好远，然后擦擦嘴角上的哈喇子，摘巴摘巴身上的草，就往家里走。家人使劲看他有没有异样，却什么事儿也没看出来。

事后有传说说他那晚上是叫鬼迷住了，转不出坟地了，差一点儿被勾走了魂。他听了后说：“屁！瞎胡咧咧！”

上崖村东南角有一座矮巴巴的土地庙，里边有土地爷和土地奶奶两尊塑像。一天，人们突然发现庙里的土地奶奶不见了，可同时呢？那尊土地奶奶却在相邻下崖村的土地庙里出现了。为这事儿，上崖和下崖还闹了一场，差一点儿打起来。还是双方的族长出面，把那尊土地奶奶搬回原址才算完。后来有了一种说法，说是上崖村土地庙里的土地爷赌博，把老婆输给了下崖村的土地爷。这当然是老人借这事儿劝戒不要赌博的。

其实这事儿的真相，只有许传领和他那帮小伙伴明白。许传领为了把村南头刘家二小子福子手中的鸟夹子赢到手，在土地庙前和他打赌，福子说，你要是能叫土地奶奶搬家，俺就把鸟夹子给你。许传领立时和他拉了钩。当天晚上，他带了几个小弟兄，捎着扁担、绳子，硬是让土地奶奶搬了家。事后福子没敢耍赖，把鸟夹子给了他。

他一直是小伙伴们的头，就是一些比他大，个头比他高的，也服他管。他打仗不要命，就算一次次把他摔个大马趴，他也要一次次站起来，扑上去，非叫对方服软不可。时间一长，就没几个敢和他较真的了。

去年开春，上崖村的许家存在北河沿上开了一块荒地。这里本来是没人管的河滩地，都是黄泥头、石头渣子，谁走那儿都不会多看一眼，可许家存捡石除泥，送土积肥，硬是把它整得像样儿了。这块地是在上崖村和下崖村之间的，也没个明确的界限。可他整出来后，下崖村一个叫谢洪顺的，硬说这块地是他家的，带人过来强行耕种。许家存哪肯答应，就要阻拦，两下撕巴起来，许家存吃了亏，回家喊了本家兄弟、侄子等七八个人，又把谢洪顺一伙打得头破血流。谢洪顺们又跑回村，煽风点火，喊了几十个人，持着铁锨、挠钩、镢头等家什，嗷嗷叫着打了过来。这边许姓的人家见势不好，也回去喊了几十个人，两下这就丁零当啷打了起来。

这边姓许的先有人受了伤，有人就有些慌，眼看要溃败。突然，下崖村人的后边乱了套，一伙人斜刺里打过来，前边是一个毛头小子，持一把铁锨，头发耷拉着，什么也不管，只埋着头一个劲儿疯抡，一下把下崖村后边的人冲散了，前边的人一慌，上崖村的人趁机打上来，下崖村的人便

四下里窜了。这时人们才看清楚，原来那毛头小伙是十四岁的许传领。带的那帮人也是些十三四岁的娃娃。事毕许传领叫娘好一顿吵，可他就是不服软，娘气得把他关在家里三天不叫出门。

除了这件事，上崖村的人对许传领这个魔头式的家伙提起来就摇头，但说来也怪，许家辈分最大、七十多岁的许老杠不知怎的却很偏爱他。逢春节晚辈到他那里拜年，有些在外边读书的晚辈，提起来长辈脸上就放光，可许老杠对他们都很一般，点点头，给点磕头钱就算了；但对许传领就不一样，给的磕头钱多不说，还把他拉到自己跟前，一个劲儿摸他的头、脸、肩膀，说这年头儿，就这样的小子能有出息。毫不遮掩那股喜爱劲儿。

有些人不服气，也不理解，背地里嘀咕，传到许老杠的耳朵里，他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读书当然好，可咱许家多少辈来缺的不是儒生，是武生。细琢磨琢磨，咱为啥没少受人家欺负？就是咱家的脉气软，在世上挺不起腰来！甭说眼下还不太平，有小日本在闹腾了！碰到事上，单凭酸不拉叽的儒生不顶事儿！领孩这小子骨子里凶巴巴的，天生就是一块搞武的料！就看有没有时机了。”几句话就把人给顶回去了。

3

许老杠听说许传领的娘把许传领关在了家里，拄着拐杖走进他家，对许传领娘说：“我说孙媳妇，管孩子不是不好，不过应当顺着孩子的性子来，要不越管越戾茬儿。叫俺看，依着领孩的性儿，还不如叫他去当兵，说不上能出个人物，咱许家也能硬气起来！”

传领娘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是不会答应送老二去当什么兵的，“好铁不打钉，好汉不当兵”，一向明事理的老人，怎么还能出这番主意？不过她还是把传领放了出来。

传领听到老爷爷说的话，怦然心动。

其实细想想，他确实是很喜欢枪的。村里有好几家富户，数张家厉害，在岚山头、青岛、上海都开了商号，叫“利盛达”。他家在上崖村的大宅子里养了兵，有的背匣子枪，有的背汉阳造。许传领一看见，眼就直勾勾地盯个没完。好像人一背上那玩意儿就变得不一样了，钢钢的、硬硬的、神神的，快顶上天兵天将了。他总感到那家伙要是拿到自己手里，肯定会通了自己的气脉，全身畅快得像过节。他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儿，想当兵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当兵的有枪。

当然他喜欢枪，还有别的原因，就是这两年来他憋了几口闷气。

他家里只有三亩薄地，平时就不够吃，加上大大（父亲）长年有痼病，花销大，每年一打春就挨饿。二十六年（民国）春，大大的病更厉害了，说着就咳出了血。有一次眼看要毁了，想起要喝点小米稀饭，娘领着

传领到一个不出五服的三叔家讨一把小米，三叔很不耐烦，说：“也没见你们这么没有心眼的，你家那块薄地，俺盘了三年都没盘来，这倒想着来讨小米了。你娘俩回去冲俺那个犟头兄弟说，要是今儿想卖，我原价再加一斗小米，别说喝稀饭了，就是吃干饭也得吃多少日子！”

娘是哭着走出三叔的门口的，她没敢把这事对大大说，也嘱咐不让传领说，只说三叔家也没小米了。那一次大大到底没吃上小米，就闭了眼。

这一口气算是憋在传领心里了，还有一口气是日本人给的。

二十七年（民国）五月十二号那天，他跟着下崖村的舅舅到日照县的南湖集去贩虾皮儿，大他一岁的表姐想到集上买衣裳，也跟着去了。那时他心里就对两个嫚（女孩）有好感，一个是和他同岁的福子的妹妹刘秀菊，再一个就是这个表姐。有一次刘秀菊给在外边玩的福子送煮熟的地瓜吃，也偷偷塞给了许传领一个，悄悄说：“背地里吃，甭叫别人看见。”

许传领悄悄溜到一棵大树后边，把还温热的地瓜吃了。回想着秀菊的神态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，就像在家偷偷喝了一口糖水似的。

表姐对他也很好，只要去她家，有什么好吃的，比方说一块锅贴了，一个梨疙瘩了，都给他留着。这天他们赶到南湖集，没想到刚摆下摊儿不久，就听见头顶上有什么在响，呜呜的，震得耳朵嗡嗡响。抬头一看，有五只鸟一样的东西在飞，有知道的人就喊：“飞机、飞机。”

集上好多人都抬起头来看景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儿，寻思怎么这样的铁疙瘩还能在天上飞？真是怪了。个个踮着脚，脖子伸得老长。

不多会儿，那五架飞机抖了抖翅膀，发着刺耳的叫声，突然滑冲了下来。接着，从它们肚子底下滴溜溜地下出了好几串蛋。

下边的人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呢，就是一阵山崩地裂的狂啸，就是一片烟山火海。地皮被掀起来了，天倒过来了，人、房屋、商摊儿，地面上的一切都迸向了空中。

他眼前一片灰黑，刹那间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。待醒过神来，整个大集已是一片尸山血海了。断臂残腿，肝肠心肺，飞得到处都是，有的挂在树枝上，有的贴在断墙上，有的血糊燎烂地垛在自己的脚底下。更有甚者，眨眼间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一个血糊糊的脑袋，还在龇牙咧嘴、怒目而视；一会儿又看见半截身子，在地上一抽抽地爬，拖出一条醒目的血河。

这景儿不是一处、两处，不是一点两点，而是一大片，看不到头的一大片啊！他想闭上眼跑出去，不是踩了一堆肉，就是踩了一摊血。只要一睁开眼，那一派血腥就硬硬地、尖悚地向眼里钻。一股浓腥的、焦糊的、呛人的气味，稠得像泥汤，堵住他的鼻、嘴，噎得喘不过气来，噎得一个劲儿想呕。

这是个什么地方？是不是人家说的十八层地狱？他想喊喊不得，想哭哭不出，最后连跑都挪不动步子了。恐怖像一根绳子捆住了他，只剩下了

颤抖、抽搐。一张血网生硬地、残忍地滤过了他的脑海、身躯。

但或许是刺激过多了？这血网也在他身子里摩擦出了一股麻燎燎的热，脑子里突然泛出了另一种感触：人的身子想来该是被尊着、宠着，是很了不得的，却原来也是这么轻贱，这么不经折腾，说拆就拆了？说撕就撕了？说烂就烂了？

他就像上了一堂残酷的启蒙教育课，脑子呼啦被揭了一层盖儿，蓦地明白了一些什么。渐渐地，身子里顶上了一股腥烘烘、血糊糊、热辣辣的液体，像滚开的水一样，鼓突着炽热的泡沫儿，身子里的心肝肺腑等所有的器官都浸到了里边，被煮沸了，跳跃着，尖叫着，像一只只龇牙咧嘴、怒目咆哮的小兽，要跳出去，咬碎、撕碎、吞掉什么。

他觉得身上长出了一些什么，咯咯吱吱地长出了一些什么。

这一场惨绝人寰的“5·12”大轰炸，死了637人，伤者过千。好在他伤得不厉害，只叫蹦起的土坷垃砸着了脑袋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他舅舅的胳膊叫弹片削去了一块肉，可表姐呢？待他们醒过神来，只哭喊着找到了半截绣花鞋，别的什么也没见到。

这以后的一阵子，他老是做噩梦，愣不怔怔地醒过来，惊出一身汗。他常琢磨这日本人：你说怎么还有这么狠、这么不讲理的呢？你在天上，俺在地下，都是些庄户老百姓，隔老远呢，也没惹你，你怎么能那么祸害人？成百上千条命，就是对一群蚂蚁下手也得思量一番啊！就是因为俺们老实，没有你们那些杀人的铁疙瘩？

林林总总地经了这些事儿，他才觉得，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不平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能有一把利盛达家兵那样的枪，跨上马，当一条好汉，他娘的杀尽日本鬼子和天下不平事才好呢！一这么想，那腥烘烘、血糊糊、热辣辣，像滚开的水一样的感觉就会泛上来。虽然这时候利盛达那样的大户人家为躲战乱都已经搬走了，见不到枪了，可他还是想。有时在梦里就喊：“枪！枪！”

所以董家莆半真半假地叫他当八路时，他立马就应承了。

4

眼下，董家莆对许传领说了他们窝在坟地里的想法，嘱咐他，要是看见了鬼子，就数数个儿，看看到底有多少。于是他们几个趴在一个坟后边，直瞅着东边的路。

别说，也没白费功夫，太阳大偏西的时候，路上终于出现了一队人马，前边是一队二鬼子，中间是几辆满载粮草的马车，后边是一队真鬼子。

这段路处在两个坡中间，董家莆他们隐藏的坟地是西坡，东坡也是一块坟地。两块坟地的上边遮着黑压压的松柏杂树。从这里向路上看，西照

的太阳把光线洒过来，在路上形成了一层虚光，细细看去，中间还有缕缕袅袅盘升的水汽儿。土黄色的二鬼子，鲜黄色的真鬼子，杂色的大车、骡子，挑在肩头的乌亮的枪身、一闪一闪的刺刀，投在这层虚光上，在树木浓郁的背景下，形成一队似虚似实的影子，就像皮影戏里的画面一样，渐渐逼近了你的眼睛。

许传领看到这列人马的刹那，不知怎的，头皮就“铮——”地麻了一下。听人说，人要是碰到了狼，就算还没看见它，头皮也会发麻，可他在坟地里碰到过狼，没觉得头皮发麻，碰到鬼子倒麻了。他们上崖村很偏僻，虽然听到了不少鬼子的事儿，但还没亲眼看见过，今天这是第一次看到。他觉得这些鬼子不是平常人，身子里可能装着一些很怪、很邪乎的东西，莫非是些铁牙钢嘴、铜心石肝？

不多会儿，就觉得血一个劲儿向上顶，顶得脑门发晕，太阳穴蹦蹦地跳，身子蓦地鼓起一股劲儿，想象着自己像条恶狼似的蹿上去，狠狠地用嘴撕那列影子，撕得他们血糊潦拉、粉身碎骨。可他同时又感到有一种恐惧在身子游荡。冲动加恐惧，像两列对撞的浪头，汇成一种说不清的情绪，使身子微微抖颤起来，眼看着那列人马走过了这段路。

这当儿，董家莆和宋加强已经给鬼子过了数，互相对了对，董家莆说是四十六个二鬼子，四辆大车，三十二个真鬼子。宋加强说是四十八个二鬼子，三十个真鬼子。他们又问许传领，他这时才一下清醒了，红着脸没说出个所以然。他根本没记着数数的事儿。

不过董家莆也没埋怨他，和宋加强一商量，大致差不了几个，就以自己数的为准。

5

董家莆和宋加强刚回到驻地，一营营长罗积伟就喊他们过去汇报，汇报完后，罗积伟也跟着过来了。他一张刀条子脸黧黑黧黑的，个儿不高，浑身瘦筋筋的，不过长着一双大巴掌。眼下他就用一只大巴掌拍了拍许传领的后脑勺儿，亮着嗓门说：“我看看你们领来的是个什么小子？”

许传领感到他锉子样的大巴掌拍在后脑勺上很不舒服，并且他的话音怪不拉叽的，有点像南蛮子腔，又不太像，反正叫人听了不舒服，就梗梗脖子，剐了他一眼。

罗积伟咧开大嘴笑了：“好家伙！虎了吧唧的！这么的吧，我还缺个通讯员，跟着我吧！”

旁边的董家莆急了：“营长，人可是俺带来的！”

罗积伟说：“看你吓成那样子。那就叫他留在这里，看你们能不能把他带成一个好侦察兵！”

董家莆嘴一咧：“营长你尽管看就是！”

罗积伟说：“看看吧，看看吧，训练了那么多日子白费了！这样就行了？应该敬礼是不是？”

董家莆一个立正：“是！”

许传领这下有点明白，营长好像是个不小的官儿，就鼓了鼓劲：“营长，俺的枪呢？”

罗营长一愣，接着说：“噢——来就要枪啊！也对，兵嘛！不过，你是侦察班的人，你的枪我可管不了。”他向董家莆偏偏脸，“你得问他，这枪该怎么发。”

他说完就走了。

许传领眼巴巴地看向董家莆。董家莆粗着嗓音说：“咱队伍也不是不发枪，可眼下缺，要等的话，就得等别人替你抢，有种的是自己从鬼手里抢。”

许传领脸一下热了，想：“毁堆了，管他们要枪，是不是叫他们把自个儿看成没有种？娘的！不过一时没有枪，学打枪总可以吧？”就说：“那打枪教不？”

董家莆说：“当然要教了，你还得好上学！懂不？”

许传领突然扑向宋加强，一下把枪从他腰里掏了出来，喊：“俺先看看！”

宋加强吓了一跳，一个翻腕把枪夺了回来。说：“你小子这么愣啊！找事不？真想学啊！吃了饭再说！”

说到吃饭，是营部的管理员老范发饭票，每人一天八两粮票，四分钱的菜票。一天两顿饭。侦察班吃饭有个诀窍，就是每顿饭交上全班人的饭、菜票，到伙房凶头恶脑地划拉一簸箕干粮，舀满一桶菜汤，把饭打到自己住的地方。这样笼统着打饭，量多数能超过实际人数。

副教导员杨义分工负责营部的后勤，老范就找杨义反映，杨义找到董家莆和宋加强熊过几次，他们都说一定改正，可下次打饭还是如此。时间长了，也就没了办法，因为营长宠着侦察班。许传领来后，虽没吃上姓董的说的白面，多是些高粱煎饼外加菜汤，可多数时间能管饱，比在家里强多了。

这天老范用几个月的伙食节余，托地方上的人买了两只羊和一些白面，炊事班嚷着要做炕饼、羊肉汤。人们一听，都恣得不得了，老早嘴里就淌涎水了。侦察班的彭二还到炊事班帮着杀羊，用自己的匕首挑开羊脖子和腿腕子，一会儿顺腿腕子吹气，一会儿剥皮，一会儿嘴里叼着血淋淋的刀，用手向外掏五脏六腑。不仅仅杀了、剥了就算了，还把骨头该剔出来的剔出来，骨节、筋脉很是明白，下刀没个错。做这些时，眼里迸着锃亮的光，喉管子里吭哧吭哧的，很过瘾的样子。几只羊都是他杀的，几经折腾，不多会儿就杀完了，变成了一块块肉。引得一边观看的人啧啧称叹。不过许传领老感到他的样子有些吓人。

饭做好后，侦察班扛回去锅盖般大小的一张炕饼，打回一桶羊肉汤，先稀里呼噜吃了一桶，又去抢了半桶。可班里的人哪个也没吃过许传领。他盛一碗埋头喝一碗，也不知到底喝了多少碗，最后又到桶里捞时，勺子只碰着了桶底。罗成看见了，就把自己的半碗倒给了他。他半仰着头，三口两口地又喝了。喝的时候老感到肚子是个无底洞，怎么也灌不饱，可喝完，就撑得直不起腰来了。

彭二很看不起他的样子，讽刺他：“你是不是属猪啊！一个人喝了七碗半，将近一半都叫你灌进肚子里了。”

他这才感到不好意思，想：“自己是喝了七碗半吗？”不过这顿饭是他下生以来吃得最过瘾的一顿，一辈子也没忘。

吃完饭后，天已经发黑了，董家莆是个喜好练兵的人，就是这个空子也不能让闲下来，把全班人拉到村头开练，不陪他练到耗尽了力气不算完。

董家莆说：“俺为啥老带大伙儿这么折腾？没啥理由，罗营长说了，当兵是干啥的？就是杀人的！你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你！怎么着？就得学好杀人的本事！咱虽是侦察班，可也耽误不了打仗。往后，咱——咱是九个人不是？什么也不比，就比杀人！哪个杀得多——对了，还有哪个缴枪多，哪个是好汉！咱这里记着账，中不中？”

大伙儿说：“中！”

彭二说：“这可不比喝羊肉汤啊！”

有人笑了起来。

许传领只感到血一下顶上了脑门，又有些委屈：“娘的，不就是多喝了几碗羊肉汤吗？你当你还多么能？姓彭的你等着！老子就和你掰上了！到底看看谁杀得多！娘的！杀！”

一股热腾地涌上了全身，一种莫名的快感颤栗开来。

董家莆特别叫赵庆江教许传领打枪、扔手榴弹。直到练得看不清人影，大伙累得快散架了时才算完。